



# Andrew — 不是旅人

一個身分，牽連著一個家、一個族群、一個國，以及許許多多的關係，是人之所以能安身立命的根據。Andrew人生的弔詭是，肯定了一個身分，卻同時失去一個身分……他在香港居住了6年，但沒有身分證；他在學，但沒有銀行戶口，連到圖書館借書也不能。28歲的他，其實不是要做旅人，而是希望找到寄寓身心的安居地……

撰文·黃佩英 | 攝影·王婉薇

知道關於Andrew，是在一次訪問中，受訪者提到Andrew幾年前來港，窮途潦倒時遇到一位陌生人贈衣施飯的奇異故事。輾轉追尋，才知道這位異鄉客是居港難民；他的身分，對於土生土長的我們，多少帶點神祕，也總是與宗教連上關係。

與Andrew在餐廳見面吃飯，他點了一客咖哩飯。可以想像，港式的咖哩沒有他家鄉的好吃，卻能聊慰鄉愁。也許因為彼此的文化、語言不能一下子熱身，Andrew顯得很謹慎；說到過去的種種，牽動了許多人和事，他多次陷入沉思，不能成語。

“ 一直逃，跑到牆邊，翻過去

Andrew生於伊斯蘭的國度，自小信奉伊斯蘭教，熟讀古蘭經、上清真寺。祖父是當地的宗教領袖，擁有逾萬追隨者。他的家族在政治及宗教上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力，他擁有如王子般尊貴的身分。

十一歲那年，他的祖父去世，出席喪禮的有不少政商名人、追隨者，媒體爭相報道。每年祖父忌日，都會有許多信眾前來悼念。他的哥哥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伊斯蘭教會堂的教師。不過，敬虔度日的他，做了一個夢，讓他揮之不去：「夢境中，我被追捕，一直逃，跑到牆邊，翻過去，牆的那邊原來是個花園，突然有一道很亮的光裂天而下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靜……」在他心裡，這還是假設一定與宗教有關；他尋問過許多人，可沒人能答得上。聽起來，夢境畢竟帶點玄虛，可是逃跑越界卻是真的發生……

在Andrew本國，伊斯蘭教其中兩大派別：遜尼派與什葉派時有衝突。就在一次領袖衝突中，Andrew的父親及哥哥被捕入獄。而由於他年紀最幼，為免他其後受到威脅，他父親出獄後，就協助他離開故鄉，那是2009年。本來平順的人生，突然來了劇變，Andrew也就展開了他飄泊的人生。

“ 我們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，不知何往，以為要死去的了

Andrew輾轉從家鄉偷渡到了中國，在當地再和其他難民一行八人，乘船到香港。那一刻的他，其實不知道船要到哪裡去，「我們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方向，不知何往，以為要死去的了。」

大難不死，Andrew終來到香港，抵岸後第一個「居所」就是監牢，兩個星期後，才獲確認難

民身分。其時得到一個朋友接濟，暫時棲身。過了不久，他帶在身上的錢花完了，朋友要求他出去打工，但只有難民身分的他，根本不能工作，最終被迫離開朋友家。

在家鄉養尊處優，出生以來都不愁衣食，從來只有別人向他的家人請求，沒想到有一天時移勢易，來到香港卻是難求一餐溫飽，連遮頭的瓦頂也找不著。昔日尊貴的身分，一下子如泡影。

2011年，他終於流落街頭，風餐露宿。在寒冷的冬天。他有時睡在重慶大廈的後巷，有時睡在天星碼頭，行乞度日。日復一日，他漸漸失去希望。

“ 他到底是誰，為何會幫助一個素未謀面的人？

在失望的那一刻，他且沒發現，原來希望就在轉角。有一天他走到彌敦道，希望找到一個地方休息。不意來到聖安德烈教堂門口坐下，突然有聲音跟他說：「My son, why are you here? What happened to you?」原來這是來自教會的一個中年信徒。

這位兄弟帶他到快餐店，為他點了一份餐，肚子久未飽足的他，手裡執著一個溫熱的漢堡包，不禁熱淚盈眶。他心想：「我向同胞、朋友求助，無人理會，為何竟是一個陌生人，給我吃、給我喝？」Andrew以為，吃飽了這一餐，這位兄弟就會跟他說再見，不料這位相逢不相識的人竟帶他到附近的服裝店買衣服……他不斷思索：「他到底是誰，為何會幫助一個素未謀面的人？」

“ 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  
我渴了，你們給我喝  
我在異鄉時，你們收留了我

Andrew其後得到服務少數族裔、外籍傭工、難民等的基督教勵行會協助，勉強解決溫飽的問題。認識Andrew四年多的勵行會社工Jeffrey，他說在香港，大約有9,000名尋求庇護人士，由於申請的制度緩慢，每每用上幾年時間。期間他們不許工作，只靠政府的2,800元的資助維生，根本沒辦法租得起住處，境況也相當坎坷。

這六年離鄉的日子，Andrew在不同國族、文化中尋求自己的身分。成長在濃厚宗教氛圍的他，對於為何在異鄉有幫助他的善心人，或是面對人生際遇不解，仍是循信仰去追尋答案。因為那位善心人的緣故，開始接觸他不是原生

的宗教——基督教，也從宗教經典入手比較：聖經與古蘭經。他從聖經看到一段說：「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我渴了，你們給我喝；我在異鄉時，你們收留了我」他好像有點明白。

可是生為穆斯林的他，知道這跟自己的信仰有很大衝突。如果要背棄自己本來的宗教，代表著否定自己的家族、信仰；在族群當中，不會得到接納。

面對這最困擾的抉擇時，他甚至選擇了輕生！幸而最終被救回。重生的Andrew，想起了年少時的那個夢和夢中的那道光；又想起了這些年的經歷，他安然做了一個選擇，成為了基督徒。

他跟父親分享這個消息，父親的回應是：「你不再是我的兒子了。從小學習古蘭經的你，如今卻忘本了」自此與他斷絕聯絡，他也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鄉，因為一回去，會被判以逆教的死罪。

Andrew人生的弔詭是，肯定了一個身分，卻同時失去一個身分！在香港更要等待、尋覓可以繼續居留的身分。不過，他認定，在他自己選擇的基督信仰中，得到一個尊貴的身分，他說：「作為上帝兒女的身分是尊貴的」，這身分賦予他歸屬感，讓他安歇、成長和發展。面對前路，仍有許多不明朗的因素，與族群之間信仰的分歧，也非三言兩語可解釋明白，但如今他在修讀神學，生活總算有了一點依託。

曾經到處飄泊、無處容身的人，更能體會天涯淪落人的處境。Andrew正積極為其他有著同樣經歷的人伸出援手，他在朋友間勸捐衣服、物資，送往泰國有需要的人士。基督教勵行會的社工Jeffrey看到了Andrew的熱忱，覺得他很願意與人分享信仰，有了正面的改變。

飄泊的心靈，需要一個避風港，需要被愛和眷顧。聖經有這樣一個故事：牧羊人帶領著羊群尋找水源，當中經過崎嶇險途，但終於來到一個可安歇的水邊。祝願Andrew和跟他一樣遭遇的人，都找到這可安歇的地方。



Andrew 閱讀以他本國文字翻譯的聖經